

# 參戰與增產

華北新報徵文集（八）

行刊報新北華  
月三年四十三國民

MG  
F129.6  
389

華北新報徵文會

八

參戰與增產



3 1798 1394 8

華北新報刊行  
民國三十四年一月

## 出版前言

大後方主張民主的輿論，最近透過了無比的困難和嚴密的檢查制度，首先在成都、昆明、桂林等地，然後在重慶，慢慢的發展起來了。我們從今年一月以來大後方的二十餘種報紙和雜誌中，摘錄了一些，編為十題，供大家的參考，這裏有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人士的言論，立場雖有不同，要求民主則是相同的。我們要求國民政府保護，在興起的民主運動，使它得到自由的發展，以增強抗戰的力量。

## (八) 要求工業的生產自由

### 生產事業、束縛重重

△工業界沒有生產的自由，沒有運輸的自由，沒有營業的自由，像人民沒有言論、出版、結社、身體的自由一樣的痛苦。需要原料，而原料受管制，需要運輸便捷，而內地關卡林立。一部機器，一個技工，都是國家的寶貝，現在機器停止了，技工裁退了。犧牲了小的，還是沒法保存大的。沒有生產自由，沒法抗戰，今後生產界要提出要求「生產自由」的口號，同時政治民主是工業生產的絕對必要條件，沒有牠，一切都無從談起。

(吳羹梅在五月二十日憲政月刊社憲政座談會發言)

△談起國民經濟，真是叫人發生無限的感觸和感慨，為什麼對於正當生產事業，不加以獎勵指導保護呢？！那些走頭無路的工商業，那些天天在呼籲求救的工業家，為什麼還得不到指導保護呢？！試問內地關卡林立，稅率重重，「民營」憑什麼去和「國營」競爭呢？！目前工業生產原料，都是既不得「自由」，又不能「流通」。而且不依任何法律加以留難。關稅是並不限於出入國境，中央，省，縣到處都徵，並不一次為限。（黃炎培在四月三十日沈鈞儒等主持之憲政座談會發言）

△統制政策只能管到國內一些較有規模、較有組織的新興工業，却管制不了其他封建勢力。同時，命令時常可以改變法律，人情可以旋轉乾坤。這是使一般廠家焦頭爛額的主因。（正氣日報二月一日專論）

## 鋼鐵機器業不斷停閉，煤礦停業， 紡織衰落

△民營工廠，據調查重慶市暨江巴兩縣共有民營機器工廠三百六十六家，三十二年一至三月間各工廠已有停工歇業者，至六月底止，倒閉四十二家。六月以後，險象更著。沙磁區機器工廠六十四家中，已有十二家停業，江北區工廠二十三家中，宣告倒閉者十五家，停工者一家。目前渝市全體機器工廠中，正式與非正式停工者，總數已在百分之五十左右。在重慶，酒精業，棉紡業，航運業均在減工減產之中，或呈搖搖欲墜的狀態。  
（中國工業第二十三期專論）

△嘉陵江煤礦區一百八十六家中，去年年底停業者四十四家，減產的一百家，保持原狀的三十五家，大礦天府公司去年十二月產量為四萬三千二百餘噸，本年一月份竟減至二萬九千餘噸。春節以後，小廠又續停業一百餘家。  
（羣衆九卷十期專論）

△滇省酒精工業一百五六十家，現在不過十數家。黔省火柴工廠在三十一年還有十家，現在只有三廠開工，也已呈困頓之象。柳州工廠都陷於停工狀態。衡陽是湖南工業中心，九十餘家機器廠，停工的已達二十餘家。

，去年底，十分之八九都無法維持。（中國工業第一十三期專論）

關卡林立，系統複雜，稅目繁多，

無人能詳其底蘊

△人們何以都不願意從事生產事業，而視為畏途？鋼鐵機器業何以不斷在停閉？花紡絲綢等業何以不斷蕭條？其他工業何以不斷在鬧着恐慌？生產事業既被各種重床疊架的機關，管制得一籌莫展，毫無出路，於是多餘的游資就只得去投機。（國民公報二月十四日社論）

△關稅既實行統稅，按理是統一一次徵收，現在不僅統一，簡直是「統二」，「統三」，「統四」，甚至到「統八」都有的。（黃炎培在四月三十日憲政座談會上講話）

△抗戰以來，一切部門的稅收，均較戰前大為加重，時立新稅，另組

機關，另成系統，演變遞遷，以迄於今，各種部門之稅徵，名目繁多，機構紛立，無論如何老練之納稅人，甚至經辦稅收之官吏，對於稅徵機關之體系，繳納稅捐之手續，均不能週詳理會，而稽查工作，亦因體系繁雜，絕非普通納稅人所能明辨，每一種物品出關，檢查人員，千頭萬緒，東面報稅，西面清貨，甲機關放行，乙機關留滯，商賈寒心，商貨阻運。弊養之難於杜絕，亦爲必然之結果，因爲稅徵系統龐雜，而乘機舞弊，勢所必然，私人中飽，已成目前普遍現象。（華西日報四月六日社論）

△以不健全的人事，行不健全的制度，漏洞太多，毛病百出，所謂「苛政猛於虎」，亦爲此而發。稅務人員，與貪污結不解之緣。因此提到稅官，人們就會投以異樣眼光，聯想到貪污作弊，消費者總是無聲的忍受一切，情形至此，寧不令人有無窮之嘆！大商人與稅官勾結，向稅局「臨時買稅」，甚至能將存根抽去，稅款盡入私囊，或稅官與商人合作，合夥開店，只須空樹招牌，便可利用權位，上下其手。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（大剛報四月六日社論）

## 工業界求救文電，堆如山積

△今日礦業崩潰之澈底，迭有報導，感歎之餘，深望政府先挽救現有工業作基礎，談戰後工業方始有望，捨本逐末，諒為不取。礦業民營者佔十之八九，採礦業萎縮，影響數十萬人民生計至深且鉅，國以民為本，坐視數十萬人民轉延溝壑，嗷嗷待哺，當為政府所不忍。公私求救電文，堆如山積，礦商崩潰破落，奄奄一息，挽此垂斃，應速「口惠實至」，立付實現！（雲南日報五月二十五日短評）

△近來一片救濟工業之呼聲，揚溢全國，對此經濟一環之呈露破綻，無不加以注意，而種種治標治本之對策，亦從各方不斷提出，惟是對策雖多，見諸被採納以至切實施行者，則屬甚少，而工業困難的嚴重性，却毫未緩和，反與時俱進。（廣西日報四月十九日社論）

## 政府工業貸款，其實是喂養了金融寡頭

△近年來因原料人工之漲價與「虛盈實稅」之結果，民營工廠無不呻吟於重稅之下而奄奄一息。金融機關之貸款，則方在商業與專賣事業上轉圈子，「工貸」一項，銀行會計科目上也許有類此性質之名詞，究其實際用途如何，大家都心照不宣。（廣西日報三月十三日專論）

△去年政府對鋼鐵業之五萬萬元貸款，其中資源委員會所辦之鋼廠，即佔二萬萬七千萬元，孔祥熙佔一萬萬七千萬元，民營廠家總共只能派到五千萬元。西南衡桂柳等地民營工廠，迄今尚未獲得此項貸款。（中國工業二十六期，四月出版）

~~2640~~

~~2640~~

~~2640~~